

# 七律·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感

□ 刘宗德

## 初心使命

“复兴”始发见初心，看准目标航道寻。  
恶浪惊涛浑不怕，凄风苦雨自歌吟。  
善观夜色辨方向，巧躲暗礁避坎深。  
使命不忘担道义，征程万里壮胸襟。

## 高质发展

蓝图绘就已分明，号角声声催出征。  
壮志凌云坚信念，豪情添翅翥沧溟。  
海涵地负汇豪杰，凤啸龙吟集俊英。  
簇簇团团牡丹盛，纷呈世界独娉婷。

## 必由之路

秀水红船火炬燃，工农千万紧跟从。  
龙吟虎啸复兴梦，海聚河奔俊杰风。  
聚力长春能巨大，同舟共济力无穷。

抱团奋斗必由路，终极回看露笑容。

## 延安精神

中枢集体访延安，重读前辈奋斗篇。  
延水河滨军号响，杨家岭上战歌连。  
步枪小米胜顽敌，土服南瓜克盛筵。  
窑洞交谈周率夜，红旗猎猎换新天。

## 红旗渠精神

林县人民斗天地，踏山治水立丰碑。  
凿通石渠绕山走，驱使河流爬岭奇。  
接踵前辈抗贫困，燃烧热血战艰危。  
鸢飞鱼跃青春曲，步履蹒跚千里驰。

## 文化传承

堪珍汉字建奇功，史脉国情一览中。

诸子春秋鸣学术，英豪唐代竞诗雄。  
殷墟甲骨源头远，出土简书典籍丰。  
星斗满天花聚簇，传承文化气氛浓。

## 和谐共生

天人一体共相亲，合作共赢环宇春。  
林木栽培鸣百鸟，河流洁净乐银鳞。  
果园蔬圃藏财富，绿水青山化白银。  
尊重自然天道佑，蓝天碧水宝如珍。

## 乡村振兴

乡村弥漫振兴风，农舍田头春意浓。  
掩映绿林村貌美，腾翻金浪谷仓丰。  
飞禽迎客阳光里，果苑飘香爽爽中。  
农旅犹如琴笛合，巧谋共富肇兴隆。

壬寅孟冬

# 泉

□ 韦蔚

连续两个晚上，我在网上撒网，就为了“打捞”将近40多年前的幅油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这画儿被我从新华书店买来贴到了故乡老宅客堂间的东墙上。刚开始那些天，每每经过客厅，我都会忍不住看一眼粉墙上的少女。

东墙的南端有一扇小门，推开门便进入了一个小园子。园子东南墙角处有几株芭蕉，它们年复一年地站在那里。月亮升起时，它们摇曳在晚风中，将风姿绰约的身影撒了一地。

少女不像芭蕉那样风姿绰约地站着，也不像《追忆似水年华》里的盖尔蒙特公爵夫人在走廊里高傲地来回走个不停，少女永远都是迎面向我走来的姿势，只不过一直没能走到我跟前。

少女向我走来的时候抱着一只水罐。今晚回想起来，少女是用一种我无法描述的表情和体态向我走来。

当年我只知道那少女真是好看。长得好看，体态也好看，衣服也好看，样样都好看。

后来每每听到关牧村唱那《月光下的凤尾竹》，我总能看见故园墙角的那丛芭蕉。不经意间，也会念起那幅画儿。

连续两个晚上我一次次上网搜索，一次次看到的都是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斯的油画《泉》。据说画家从1824年开始绘制，直到1856年才最终完成此作。经过数十年的世俗漂泊，画家修改了少女脚边的小天使，还把少女整理秀发改为倒倾水瓶，一并将画名《维纳斯》改为《泉》。于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手举水罐的裸体少女，她以古典的歇站式姿态立于泉水边，右手弯在头上，左手托着一只大水罐，泉水正从罐中流出，寓意少女的纯洁清灵”……

这与我记忆中的鲜活在墙上的那个少女很不相同。我不甘心地继续撒网，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打破的水罐》被我一次又一次地网住了。打破的水罐是一个隐喻，又名《破壶》。据说“破壶”是法国民间俗语，即少女失去童贞的象征。

透过椭圆形画框，我看到一个极其美丽的还带着几分童稚之气的少女，站在泉边，衣襟明显被撕扯过了，右臂挽着一把有破洞的褐色陶壶，双手捂住的裙摆里兜着粉色鲜花。

这也不是40多年前，日日夜夜在故乡老宅客堂间东墙上向我走来的那个女孩儿。

哦，我要找的女孩儿，你在哪里呢？我之所以接连两个晚上在网上东寻西找，只因一部名为《母爱之殇》的长篇小说。

小说叙写了“我”的外婆——在战火中成了“打破的水罐”的跌宕起伏的一生。直到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外婆才将惊心动魄、充满苦难、被凌辱却始终不屈的一生讲述了出来。在我阅读的那两个深夜里，“母爱之殇”一直在我的心中翻江倒海。

外婆在“我”面前的“出现”毫无征兆——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人。她约莫五十岁，穿一件蓝色的斜襟布衫，一条灰色的大脚裤下，着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齐耳短发，鹅蛋脸，肤质白皙细腻，很是漂亮，尤其是那双大而乌黑的眼睛深邃莫测，透着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忧郁。她左手执一把深褐色油纸伞，右手挎个粗布格子包裹。许是雨太大的缘故，伞滴下的雨水顷刻淋湿了一地。

即便已是“半老徐娘”，外婆的美丽依旧“力透纸背”。而三十多年前的外婆通体洋溢着的是青春之美——

年轻时的外婆是当地的一等美人，苗条的身材，一根粗长的大辫子挂在背后，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很招人眼球。最让人销魂的是她那双让人见之难忘的丹凤眼，那眼睛水灵灵的，十有八九的小伙都会为之神往。

外婆最后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烈而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凄惨的一生。自杀的根子，在外婆被日本士兵强奸而成为“打破的水罐”的那一刻，就深深地埋下了。她生下了仇敌的孩子，她将仇敌恨到了骨髓深处。但她又不可能不爱这个孩子，事实上，她爱这个孩子同样爱到了骨髓里。如此难解难分的爱恨情仇，将这个美丽的女子撕扯成了一个疯子……

10月23日深夜11点18分，我合上了“殇”，我给作者——海盐籍女作家王英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末了我说，我联想到了日本的故事片《人证》和其他。战争诞生了无数佳作，母爱之殇却各不相同，这也成了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但是此刻还是万分期盼，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再不要战争了才好……或许这期盼，是对作者创作初衷最好的回应。

我跟作者说到的“其他”，真的是无法言尽。母爱如泉，殇也入泉。汨汨流淌，不见头也不见尾。

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噼噼啪啪的声音时疾时缓。敲着敲着我的耳畔响起了另一场战火中的一段激情演讲——

请照顾我们的母亲们！  
给予她们耐心，等待她们的儿女从战场归来！  
给予她们坚韧，承受孩子在前线牺牲的不幸！  
请赐予我们所有的母亲和祖母们健康和许许多多未来的年岁，使她们可以陪伴她们深爱的人，可以见证和平和胜利，可以看到正义的到来，可以安享不被侵略者试图偷走的幸福的晚年……

有《欢乐颂》的乐声由远及近，渐次轻轻蹒跚——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痕迹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我看见贝多芬在完全失聪之后站在灯火通明的庞大的舞台上。  
贝多芬挥舞着手中的小棒。  
这小棒越挥越快。  
乐音逐渐推向高潮。  
各种肤色各种年龄各种容颜的母亲，一个个笑着，走着，唱着。  
她们汇成了难以名状的泉流。  
那画面，渐次满了天地之间。



暮归 摄影 王锋

# 山中去年人别，东风满院花飞

## ——《乳舟词五续》后记

□ 陆永祥

“山中去年人别，东风满院花飞。”这是清代咸丰年间归安人杨岷撰的联。我想把它作为这篇《后记》的标题，但多少有些红尘里沧桑的意味。

我的《乳舟词五续》即将行梓，算来从我1990年由中华诗词学会孙轶青会长题笺印行的第一本《乳舟词》起至今，已是第六本词集了，真是：一弹指顶三十年。

从“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沧桑，渐到“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无奈，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道尽了人生下半场的艰辛。是啊，“耳中频听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这期间，我断续失去了许多亲友师长。前年7月7日上午，我驱车去上海安亭草阁看望周退密老师。时隔9天，7月16日零时12分周老在寓所仙逝。去年，又失去了著名茶文化学者寇丹老师。寇丹老师自喻是一片茶叶，他说过：“请你审视一下泡过的茶叶吧。宛若人生结束，它奉献的一切，让别人健康、愉悦、向上，茶叶在茶的世界里无碍地涅槃圆寂了。”他遗命把骨灰撒在武夷山。每走掉一位我所敬仰的贤者高士，心里总空落落的，说不尽的凄凉悲怆。也想起了一句唐诗，“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大概就是生命的真相吧。一切都是稍纵即逝，庐山烟雨浙江潮，我们都是旅途中的过客，一个匆匆的过客而已，哀我生之须臾啊。

我二十岁从先师许白凤学习以来，在他的熏染下，十分偏爱词，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不能言，诗之境阔，词之景长（有余味）。”我的这第六本词集，时间是从2014年春至2021年秋，是在西纳维思（杭州）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作期间的吟稿，集腋成裘，敝帚而珍。有人说，人生有三幸。其中工作期间能遇上一个知己，一个好老板，则是人生的大幸。自我当年离开平湖针织厂，遇上仁忠先生，确是万幸。仁忠兄做事用尽心血，恪勤恪力；做人至善大德，坦荡忠贞，光明磊落，是当今企业界中人品极高尚者。我的成长，离不开他对我的挚情高谊以及兄弟般无私的帮助。

清代的大才子袁枚写文章，作诗词，很讲究“气”。他说拈笔落墨，气在韵先；当其真气弥漫时，必然笔下元神饱满。吾友德清陈景超先生甚至在论及作诗词用之阳韵、东韵、真韵等，说是也怀明明欣盛之气，这是古人特有的用心处。据说清代俞樾先生写诗词就喜用阳韵，故其下笔纯正，人知其人必正，其行品端也。他用一首《金陵即事》，小序中说：“次女绣孙，倚此咏落花，词意凄惋。有云：‘叹年华，我亦愁中老。’余谓少年人不宜作此，因广其意，亦成一阙。”词的下阕云：“浮生大抵无非寓。漫流连，鸣鸠乳燕，落花飞絮。毕竟韶华何尝老，休道春归太遽。看岁岁，朱颜犹故。我亦浮生蹉跎甚，坐花阴、未觉斜阳暮。凭彩笔，写春住。”见俞樾《春在堂词录》。气韵者，正声，正气也。古人尚且讲究，我想我们写诗填词，更应

注重“气”，也可谓之是充塞天地的“正能量”焉。当代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上帝掷骰子，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都同样的无助，阅历和思考使我懂得谦卑。”我读过宋代范宽《溪山行旅图》。图中一座大山，人只是走在大山大水中一个小小的存在。这天人合一的观点，说的人是宇宙中的过客，所以用“旅行”，不是“旅行”，人要尊敬自己，留下谦卑。

我师承许白凤先生、周退密先生五十多年，他们对我这个学生十分亲和，虽是师生关系，从不流露出一点骄人的味道。每当我在丁卯庐，或在安亭草阁，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近作读给我听，不停地讲解，对我的习作耐心善诱，谆谆教诲。退密师常在给我的邮件上，把大信封下面印有的某某大学或比较引人注目的字样划去。一次我填几阙念奴娇词，词牌或写成“大江东去”，或写成“壶中天”，或写成“醉江月”。他马上要我以后不要这样写，就写“念奴娇”。他说要避免别人误解，说你太谦逊，在炫耀，这些小的细节也要注意，这也就是学做诗先学做人的古训也。所以，数十年来我学诗词的最深体悟，就是要懂得谦卑。

我十分喜欢读书，静下来多学习，多读书。古人讲读书有“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景超兄说过，如果没有书读，生命也就等于完结了。杨绛先生曾告诫年轻人：我看你们的问题还是要多读读书。况且，前贤有言，“声之至清者，读书声为最”。

我一直喜欢唐代庭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一诗句，处世做事做人，一定要勤奋、刻苦。所谓，砥节砺行，如山如渊。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大小事的，无不遵循这一原则，所谓“一日之计在于勤”。听说灵隐寺有一副联：“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是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青春少年，感受大多只是轻松快乐轻盈，像杨柳一样那么柔软飘荡，如此美好；“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当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砥砺，走进人生的下半场，才知道人生是非常艰难困苦和令人迷惘的。读《诗经》，且把它当作远古的一个微笑，微笑即是花语，与其拧巴地去对待红尘里的爱恨交加，不如静静地与天地音声相和，只求天人合一，喜乐如花，进入返璞归真的平凡，那就是活好当下。一声吟诵，伊人重现，风林秀木，生趣盎然。

《楼廊闲话》中，钱穆曾说：人生如一部活书，可以供人读一辈子……要懂得“含蓄”，要懂得“酝酿”，要懂得“厚积薄发”。只要时时存心于此，积久又能悟出新意。哲人讲的还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啊。

我除了爱好读书外，还有最大的爱好是吃茶，这也是几十年来深受寇丹老师的影响，教诲。在杭州，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享受是坐在龙井的溪石上煮茶、品茶、悟茶。远望着狮子峰，一片生机勃勃的茶树之绿，一叶一芽中会看到人生的希望，得到当下的宁静。一碗茶汤，多像储满禅思的一口深井，清而不浮，静而不滞，香而不乱，淡而不薄。随你汲取多少，从而去觉悟

人生，关爱人生，奉献人生。

话又说回来，出了几本词集，实际上也是自己热爱文字，对人生的无奈、无用，一种寄托罢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妙都是由无奈、无用之物带来的。时下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读之令人醍醐灌顶，“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包括陈道明先生也说过。其实遣词家项莲生丙稿自序中就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之语，为人津津乐道，后经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中拈出，至有“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遂倍脍炙。钱钟书先生更是在《管锥编》中考此二语，其实出自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推“悦”易为“遣”，意更凄惋、苍凉，故能深入人心，悟及人生，启迪生活，充盈当下身。

话说得似乎远了，且打住罢。斯时月明风清、碧空如洗、万籁俱静，良夜何其，我十分怀念先师许白凤、周退密、周振甫、寇丹；本书的题笺系先师周退密在106岁（2019年）那年病中，由他和师母董正敲定。感谢西纳维思（杭州）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应仁忠兄的再次鼎力帮助、支持、鼓励；感谢于峰仁兄的帮助、支持、鼓励；感谢钱法成、祁若田、郑竹三、薄松涛、唐吟方、吴连城、陈景超、姚国权、沈吕峰、范石甫诸师友的赠诗题字赠画赠印；感谢平湖市博物馆提供封面古画图片；感谢本公司网络中心樊鹏飞、罗磊、韩继芬等好朋友们的帮助、整理，在此一并再次深表无限感谢之忱！

笔者才疏学浅，成书仓促，谬误之处，仍恐难免，敬请读者老师朋友赐教！

